



廣弘明集

卷十一之十四

經文記



廣弘明集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先並廢二氏  
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  
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  
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  
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  
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旣分  
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  
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  
訓金科玉篆秘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  
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高岱之隆崛  
守磧礚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  
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  
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  
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愷悖譎  
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當翦髮  
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  
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

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  
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  
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  
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  
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  
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  
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  
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  
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  
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荅並相顧無色俛首  
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  
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  
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  
如天旨但耳日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  
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  
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  
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  
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  
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遵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  
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  
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  
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

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後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

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旣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  
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纔  
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  
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  
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  
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歿者還活人  
云初歿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  
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  
追福焉

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  
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  
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旣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  
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廣弘明集卷之十  
五  
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



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竒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故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

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

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  
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  
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  
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荆翦之飾是知帝王  
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  
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  
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卽戒木又何必受戒儉約  
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  
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  
真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  
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  
卽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  
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  
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  
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  
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  
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

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  
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  
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  
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  
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  
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  
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  
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  
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  
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  
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  
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  
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旣久興期  
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  
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  
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  
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  
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  
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

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  
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  
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  
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  
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  
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  
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  
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  
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爲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竒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後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

廣弘明集卷之十  
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竒緇素高尚  
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  
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  
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  
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  
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  
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  
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  
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  
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  
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  
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鸚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  
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  
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  
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各義深博宗  
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  
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  
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

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  
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  
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  
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同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  
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  
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  
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

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  
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  
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  
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  
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  
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  
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  
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  
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  
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



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  
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  
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  
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  
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  
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慙懃惟願早行今聖  
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  
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  
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  
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  
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  
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  
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  
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  
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  
下詔曰佛義幽深神竒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  
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  
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

廣弘明集卷之十  
十五  
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  
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  
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  
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  
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叙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  
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  
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旣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

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王難明大國信  
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  
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  
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  
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  
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  
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  
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  
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

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  
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  
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  
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  
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  
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爲業於  
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  
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  
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  
故傳教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  
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  
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  
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  
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  
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  
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  
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  
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

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  
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  
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  
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媾言國主是如來  
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  
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  
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  
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謫旨因生覆巢破寺恐  
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

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  
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  
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  
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  
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姆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  
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修發起孔教誠倫巨  
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  
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  
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廣弘明集卷之十  
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  
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  
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  
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洎精舍平服殘  
患之人濟苦襍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  
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輸  
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  
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  
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  
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  
可殿塔爲佛任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  
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  
之牆繡像幡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  
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  
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  
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  
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

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旣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

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二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

不麤卯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麤卯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柘樹豈當盡杙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墮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墮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為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豈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毋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



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  
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  
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  
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  
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  
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  
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  
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  
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  
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  
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  
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  
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  
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  
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  
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戶八窻可無於  
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  
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

廣弘明集卷之十  
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  
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  
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  
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  
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  
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  
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  
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  
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  
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

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  
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  
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  
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  
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  
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  
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  
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  
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  
儒快志隆周之帝葉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

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  
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  
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  
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二百許年論時不  
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  
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  
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  
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  
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爲口實廣又荅曰公  
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廣荅曰莊周有孔  
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  
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躡頓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荅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卽便停棄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御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旣廣卒未尋究卽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任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

箴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

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為守書藏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今羲農上帝與之合治

虞夏

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箴曰周公孔子竝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

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

別君有泐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

五少童鼓腹為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

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

箴曰既國竝忠臣何得有難田

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

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箴曰二十九代

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乃有守道舍德

無欲無求箴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寵辱若驚職參朝

伍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

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

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箴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返遵

老教却習而無胡佛故也箴曰汝既稱無孔書者也自漢明夜

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箴曰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

先來早有傅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後漢中原未之有

信箴曰虛辭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箴曰禮樂不冠晉朝始備汝既謗言夷虜

誰矣中夏是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

而叛君峙立西土箴曰時人嫉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右霸在涼州

亦不內僧叛居西土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

緣得度正在於斯出於未劫惡世有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

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談曲類蛙歌聽

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箴曰發汝蛙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

寧不失香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

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儀像聖尊也撞華

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偽衆

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

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

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也女工羅

綺剪作淫祀之播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

箴曰女工羅綺

造續命之幡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

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

蠟燭枉照胡神之堂

箴曰杭梁米麩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剝

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箴曰

朝廷稽古捨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

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

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

妄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

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

也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

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箴曰圓丘南郊不免

殺牲咎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

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

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

隱顯凡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

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箴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

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土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

無事為義皇之民

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鼓腹而臥聖明在上豈信崔皓

姜斌之詞者臣奕誠惶誠恐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

終須伏劔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

謹言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事

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黷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竟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歛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

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恩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



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  
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  
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  
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  
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  
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  
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  
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  
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  
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  
言躡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  
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  
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  
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  
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  
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  
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

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  
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  
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  
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  
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  
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  
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  
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  
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  
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  
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譏昔公孫龍  
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  
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

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  
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  
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  
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  
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  
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  
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旣褰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  
賓起修竹之園醖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  
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闡  
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  
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  
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  
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  
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  
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  
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  
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  
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  
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  
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  
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  
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  
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

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子經書漢魏已來  
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  
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  
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  
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  
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  
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  
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  
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  
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  
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  
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  
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  
勤行當作佛

新本竝改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  
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  
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  
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  
徵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徵法開  
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  
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  
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  
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  
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  
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  
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道士陶  
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

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  
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  
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  
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  
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  
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  
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  
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  
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  
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

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日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誦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絙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



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臬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案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母曾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竝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

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楚詞十日代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

豕於大澤殺九嫫於泓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剝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上來所道竝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

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

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皐十一年夏發十一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阜帳絺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

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  
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  
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  
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  
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  
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爲釁起蕭牆君臣無  
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  
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  
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  
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  
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年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  
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  
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  
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  
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

指虛爲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殺扶蘇  
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  
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  
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  
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  
昌邑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  
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後漢凡十二  
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  
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  
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  
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  
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沕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  
之澤論衡等書竝云後漢嘉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  
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  
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  
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  
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  
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

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陽  
珍史

目陶公  
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竝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

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

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竝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竝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

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蕪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

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  
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  
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  
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  
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  
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  
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  
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  
灰也方朔旣博識通人生知僞異無問不酬無言不

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  
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旣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  
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竝題木葉致令五百  
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  
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  
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  
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竝  
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  
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  
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

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  
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  
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  
蠶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  
乃以生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蛙  
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  
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  
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  
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  
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

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汚  
點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  
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  
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  
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  
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  
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  
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  
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

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  
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  
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  
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  
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竝  
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竝無此色人出  
何史藉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  
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  
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  
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  
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  
漢使者魯旣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  
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竝戴  
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  
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  
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  
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

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竝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孫思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公旗

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

事在晉陽秋

魏華

叛夫

出靈寶經序

張陵棄婦

見陵傳

子登背父衛叔去兄

出神

仙傳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克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暮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三六  
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  
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誼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  
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  
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  
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  
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  
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  
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  
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  
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  
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  
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  
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  
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  
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誅金書之字  
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  
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

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  
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  
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  
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  
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  
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  
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  
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  
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  
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  
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  
連衡五乘並驚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饗  
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  
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  
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

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

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厭世榮也

遂令五都豪族獸冠

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  
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  
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案三十六國春秋



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  
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  
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  
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  
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  
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興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  
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隱  
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  
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嶽缺於片  
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